

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是在贺龙司令员领导下创建的,有关他的诸多故事至今在吕梁,特别是在兴县地区广为流传。今天在这里介绍两个人们鲜为人知的故事。

贺司令员的故事

□ 彭继业

【贺司令员亲自招兵】

1941年秋,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部暨晋西北军区司令部进驻兴县蔡家崖牛家大院后,贺龙司令员经常走乡串村访贫问苦,了解当地百姓的生活状况,熟悉周边的地理环境。有一天下午,他对彭九南(时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军医主任)说:“走,陪我出去转转!”彭九南迅速牵来两匹马,他俩骑马顺川而下,随意转悠,最后转到石岭则村,走进村民李清喜家中。李清喜父母见来了两个骑马的八路军,心想一定是当官的,吓得手足无措,不敢吭声,弄不清这当官的来他家是要干什么!贺司令员见状连忙下马温和地说:“老乡莫怕,我们是路过,想讨口水喝。”李清喜的父母听不懂贺司令员说的湖南话,一时

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结结巴巴地问:“长、长官,你说、说什么呀?”彭九南知道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机灵地用手比划说要喝口水,聪明的李清喜从比划中明白了对方要喝口水、歇歇脚,就忙去端来两碗开水放到客人面前。随后贺司令员与李清喜的父亲边比划边用刚学会的几句半生不熟的兴县话拉家常,摸清了石岭则村的基本情况和李清喜家的生活状况。聊了好长一阵子,彭九南看天色已晚,就对贺司令员说我们该回了。贺司令员起身出门,边走边对李清喜的父亲说:“老乡我要走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啥子的就到蔡家崖牛友兰原来的住处找我——认识牛友兰吧?”李清喜父亲说不认识,但知

道这个人。贺司令员说:“知道牛友兰就能找到我,我姓贺,叫贺龙。”李清喜的父亲听说眼前站着跟他说话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司令员,吃惊不小。贺司令员:“不要这样惊奇。”李清喜父亲一激动两眼落下泪来,贺司令员见状连忙拉着他的手说:“莫这样哟,咱们是一家人哟,高兴才对嘛,哭啥子嘛?”返回蔡家崖的路上,贺司令员对彭九南说:“这地方的群众民风淳朴,憨厚老实,是搞根据地的好地方。”李清喜的父亲被贺司令员的行为所感动,不久,亲自把年仅16岁的李清喜送到一二〇师参加了八路军。李秋喜被分配到晋西北行政公署,给时任秘书长的武新宇做了勤务兵。

【和贺司令员要路条】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后称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后,当时兴县上到老人下至小孩,政治觉悟和警惕性普遍很高。面对日军对晋西北,特别是兴县地区较为频繁的疯狂扫荡,烧杀抢掠,以及利用汉奸刺探根据地情报的情况,晋西北行政公署及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各个出入路口及重要机关都设置了关卡,并规定关卡出入,必须出示所在地抗日组织的路条,才予放行,否则不得通行。这天贺司令员骑马从其它部队驻地返回时,临时起意,顺便进县城看看,当来到西关口要进城时被两个儿童

团员拦下了马,非要他出示路条才予放行,周围有许多人认识贺司令员,就跟儿童团员说这是贺司令员,让进去吧。但儿童团员态度很坚决,没有路条谁也不行!贺司令员当场赞扬了两个儿童团成员,说做得对,不管是谁,都得自觉遵守纪律,我贺龙更得首先做到!说罢返回。贺司令员回去后即召开群众干部大会,以切身体验号召大家向儿童团学习,学习他们守土尽责,严格遵守纪律的精神。同时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

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

吕梁山的“民兵封锁线”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寇对我根据地以铁壁合围、分进合击、铁滚战术、“三光”政策疯狂扫荡,利用铁路、公路、城镇、碉堡、壕沟、铁丝网等作为锁链进行分割包围,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在吕梁山上,广大民兵因地制宜,“以土破洋”、“以锁制锁”,通过构筑攻防兼备的山地封锁线,不但防范和阻击了日寇的扫荡,而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大反攻铺设了前进的阵地。

初建“民兵封锁线”

打破铁壁合围战离石二区是敌我斗争最尖锐的一个地区,距离被敌人控制的汾离公路仅有25公里。敌人驻扎据点有三个,构筑碉堡有三座,相距不过5公里,驻扎日军一个中队,驻防伪军200人。在这条东西长约25公里,南北不过15公里的范围内,日军利用其武器装备好、机械化运动强的优势,经常半夜突袭扫荡,拂晓围村抓人。不但使抗日根据地惨遭重创,老百姓也只能钻山逃难,或者逃往黄河西边,致使土地荒芜,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如何才能打破敌人的囚笼封锁,保卫根据地军民的稳定安宁?

面对敌人出没无常、频繁机动的合围、袭击,民兵游击队如果只是一次又一次被动防守,就等于任敌宰割。必须想出新的对敌办法来。“民兵封锁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造出来的。

“民兵封锁线”这一对敌斗争的新战术,是从原来设置“消息树”和“瞭望哨”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刚开始人们仅仅是在面对敌占区的山梁上,由民兵把守要道,被动警戒和阻击敌人。到后来发展成为用土石工程构筑防线,也就是沿汾离公路北山,利用横断山

梁、山坡铲崖等天然屏障,再加上人工破路、筑墙、挖壕等办法,把敌人可以通过的地方,统统切断。而民兵则负责把守要隘,警戒监视和阻击敌人。这样“人阵合一”的防守,大大地迟滞了敌人半夜出发,拂晓包围的行动,制敌效果很好。老百姓生活安定了很多。

之后离石县武委会总结完善了这一对敌斗争新经验,并把它迅速推广到了靠近敌人的一、四区。

一区地处离石城边,离敌人最近,受害最烈,日军随时可以出动袭击。当一区抗日军民获悉敌情后,往往来不及反应,敌军就已进村,留给军民的防御转移时间极短,再加日军“扫荡”各地都要经过一区地盘,因此一区军民疲于应对,很伤脑筋。

过去,尽管他们也曾想过很多办法,如在县城敌伪机关暗设坐探,及时传递敌军动态,在接近敌据点设置联防岗哨防止敌人偷袭,挖断道路阻滞日军前进速度等。虽说都起了一定作用,但都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二区“民兵封锁线”的吕梁山的“民兵封锁线”经验,对一区的启发很大,他们认为:“民兵封锁线”,是对付日军快速和频繁扫荡的好办法。

开展军民大会战 推广“以锁制锁”术

区长陈彬带人实地察看二区的“民兵封锁线”后,认为它改变了以往的被动防守、消极防守、各村单打独斗的做法,从时间和空间上,堵住了以往单纯防守的漏洞。但是存在的问题是,要构筑一道坚固的防线,需用土石力量很大,单依靠“村自卫战”是不行的,而且防线的设计不仅要对付斗争有效,而且还要不影响群众生活。同时各区之间、各村之

间也须做到统一指挥,协同配合。

于是,经统一踏勘和调研后决定,选择关键路段破路,统一测算施工,统一设计各段构筑方式,并把责任落实到各行政村,由专人指导施工,分段构筑防线。经过一段时间的挖掘,形成了一条凹下去的地上“长城”。

随着“爆炸运动”深入开展,离石民兵又逐渐掌握了地雷的制造、埋雷、起雷等技术。地雷的

作用和威力在“民兵封锁线”上被突显放大,使防线协同更加完善。各村民兵在各关键地点晚上埋雷防敌,白天起雷保护老百姓的正常生产生活。一举扭转了过去民兵白天值勤,晚上还要熬更守夜,两头兼顾人手紧张的被动局面。

“民兵封锁线”既限制了敌人的活动范围,又迟缓了敌人的运动速度,降低了其运输能力,攻守兼备效果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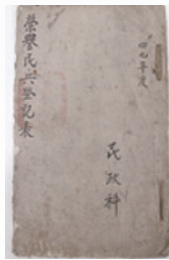
离石“民兵封锁线”克敌制胜建奇功



民兵课本



石民兵的报道



荣誉民兵登记表

“民兵封锁线”的构筑,就像一座铜墙铁壁,对根据地政权和军民形成了有效保护。经过几次战斗交锋后,敌人因害怕遭受损失,夜间出动次数明显减少,白天也因无法收到快速机动之效而逐渐放弃;敌人出动时,一方面害怕踩到地雷,另一方面要越过沟墙非常麻烦,过去一小时能奔袭5公里,现在距离缩短了一半;过去对离据点四、五十里的村子,敌人都经常长驱直入,东烧西抢十分猖獗,现在除非集中较多兵力后才敢行动,远处的村庄更是轻易不敢骚扰,各村群众安全有了保障。

“民兵封锁线”,化解了敌人的行动优势,使敌人最为得手的铁壁合围、分进合击、铁滚战术、扫荡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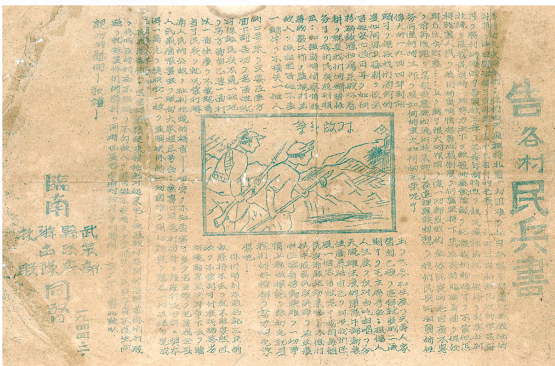
围,快速突袭抓人抢粮的办法,遭受到当头痛击。敌我力量此消彼长,敌人的活动受到压制,我方力量就得到了发展。随着战争力量对比的变化,离石军民积极开展了“挤敌人”斗争,对日军碉堡、据点发起围困战。此时的“民兵封锁线”便由原来的防御手段,转变为了围困敌人的进攻手段。

典型例子是,当初日军进占一区韩家岭树垣山上的龙王庙后,修碉堡、建据点,一区政府遭受很大威胁,附近村庄群众能走则走,周围形成无人区。“民兵封锁线”建成后,逐渐使敌人陷入断粮、断水、断炊、断交通的困境,成了笼中鸟,瓮中鳖,没吃没喝,只得撤走。

1942年秋,晋西区党委敌工部长王文达,陪同延安来的美国、英国的国际参观团考察参观离石民兵封锁线后,给予很高的评价。

离石县的“民兵封锁线”,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作用,而且在日寇投降后,我军解放周边城镇的战斗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解放柳林镇时,离石军民在敌人可能逃跑的所有道路上都布雷、断路、铲崖,断其交通,防止其逃窜,动摇其军心,待我军主力一到,立即起雷清障,为部队总攻开辟通道,几个小时便解决了战斗。其中“民兵封锁线”立下了奇功。

(本稿件文、图均由山西吕梁山革命博物馆高宇峰提供)



馆藏文物